

论《人间词话》中的“风人深致”

丁 栩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风人深致”一词并非王国维独创,明清时期就有“风人之致”之类的术语。王国维是在“风人之致”的基础上倡导并使用“风人深致”这一概念,特别突出了“深”,“深”具有作品内容意蕴之深远与作者感受之深刻的双重内涵。除此之外,“风人深致”之“深”还体现在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但是,“风人深致”作为中国传统诗词印象式的批评术语在评论诗词时主观性强,偏重人们的欣赏与体验,而王国维的“境界”一词有明确的内涵,并且他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有效避免了传统术语带来的模糊、不确定的缺陷。

关键词:风人深致;风人之致;《人间词话》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5-0037-06

在《人间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手稿本的开篇,王国维以“风人深致”来评论《蒹葭》,而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初刊本却以“词以境界为最上”作为首则,评价《蒹葭》一则被挪至第24则。显然,这种对词话内容的安排调整表明了王国维词论思想的微妙变化,即用“境界”取代了“风人深致”作为诗词的核心批评标准。那么王氏为何会做此种替换?“风人深致”在《人间词话》中具体内涵是什么?它与境界有何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此做出解释。

一、从“风人”“风人诗”到“风人之致”

想要探究为何在词话手稿本开篇所列的“风人深致”却在初刊本中被移至第24则,先需要明白“风人深致”在《人间词话》中的内涵。要了解“风人深致”的内涵,便要从“风人”说起。“风人”原本是指采诗官,皮日休有“古有采诗官,命之曰风人”^{[1]251}之说,后涵义扩大,泛指诗人,这与《诗经》有关。《诗经》以风居首,且国风数量最多,占《诗经》二分之一。有学者指出:“狭义上指称《国风》作者的‘风人’贯穿于由引《诗》到论诗的中国古典诗学始终,中国古代经典诗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冠以‘风人’之称,经典诗作都不同程度

地被认为具有‘风人之旨’”^[2]。可见,“风人”从最早的《诗经·国风》的作者逐渐扩大为诗人的统称。随之演变的“风人诗”的内涵也有所丰富。晚明诗论家许学夷指出:“风人之诗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复得于声气之和,故其言委婉而敦厚,优柔而不迫,为万古诗人之经。”^{[3]2}因此,“风人诗”就是用委婉的言辞来表达含蓄的情感,不可直言激切。除此之外,“风人诗”还具有“托物兴寄,体制玲珑……而文采备美,一皆本乎天成,大都随语成韵,随韵成趣,华藻自然,不假雕饰”^{[3]3}的风格。“风人诗”强调感悟起兴,继而寄托诗人情感,体裁短小玲珑,语言率真自然,并不用意而为之。“风人之致”这一词就是在“风人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明清以降,在中国传统诗说的范畴内,“风人之致”这个概念经常被使用。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说道:“绝句之源,出于乐府,贵有风人之致,其声可歌,其趣在有意无意之间,使人莫可捉着。”^{[4]779}许学夷也在“风人诗”的基础上,对盛唐诗歌进行评价:“盛唐诸公律诗,得风人之致,故主兴不主意,贵婉不贵深。谓用意深,非情深也”^{[3]183}。清代诗人钱谦益曾评价梁有誉的诗“词意婉约,殊有风人之致”^{[5]432}。清代经学家张

收稿日期:2022-01-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学与艺术学关键词研究”(17ZDA017)

作者简介:丁栩(1998—),女,河南郑州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谦宜也曾说:“人生喜怒之感,不可毕见于诗。无论一泄无余,非风人之致,兼恐我之喜怒,不合道理,不中节处多,有乖正道耳。”^{[6]766} 由此看来,“风人之致”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鉴赏诗词标准了,其含义大致为诗词内容应蕴含意趣,富有韵味,情感表达含蓄蕴藉,而不直言激切。

“风人之致”包孕的含蓄蕴藉之意主要体现在“致”字上。魏晋时期,“致”作为一个文艺批评术语就已被广泛使用。晋陆机《文赋》曰:“或苍发颖竖,离众绝致。”^{[7]145} 在这里,“绝致”意为文辞精美,出类拔萃。《文心雕龙·神思》曰:“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8]93} 这里的“曲致”指的是言外之意和潜藏的旨趣。《世说新语》中也出现了一些以“致”为核心的术语,如“(殷浩)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9]218}。再如“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讵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9]235} 这里的“佳致”“雅人深致”指的是美好情趣与高尚德行。

除此之外,“兴致”作为中国传统诗学的术语,常常和“兴趣”相联系。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兴趣”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0]23} “兴”就是感兴,通过外物的触发而引起人们内心情感。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认为:“‘兴趣’‘别趣’‘兴致’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11]314} 严羽说的“兴趣”则是指“诗歌意象所包含的那种为外物形象直接触发的审美情趣”^{[11]315}。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兴致”或者“兴趣”就是诗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深刻韵味,“致”在本质上就具有由外物触发而引起深远情趣的意味。

综上,“风人之致”是从“风人诗”发展而来,其核心内涵落在“致”这一中国古典艺术批评术语中,强调作品具有一种含蓄悠长的韵味,给人以无尽的遐想空间。王国维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风人深致”。从“风人之致”到“风人深致”,一字之差,表明在王国维那里,除了保留了“风人

之致”的基本内涵外,还强调了“深”所具有的意蕴。因此对“风人深致”的理解,则需要从王氏对“深”字的使用说起。

二、“风人深致”之“深”

“风人深致”一词并非王国维自创,此前就有以“风人深致”来评价诗歌的记载:“翰林承旨张公蜕庵尝评君之文‘整密高古’,君之诗,‘雅趣绝俗,有风人深致’。”^{[12]55} 在这里,元代诗人张翥评价郭公葵之诗内容高雅绝俗,饶富兴趣,意蕴无穷,因此有“风人深致”。“风人深致”与“风人之致”仅一字之差,其区别就落在“深”字上。

除了“风人深致”中的“深”,在《词话》中也多次出现有关“深”的评论文字,这对于我们理解王氏的“风人深致”之“深”大有帮助。如王氏在《词话》第11则评价冯延巳之词“深美宏约”^{[13]351},所谓“深美宏约”就是指诗意深刻,用简约含蓄的文辞表现宏阔境界。第15则有“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13]352}，“感慨遂深”是指诗人将自然景象与人生境遇相联系,使词的内容具有更深刻的意味。第17则王氏认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13]352}。“客观诗人”指的是以再现生活为创作宗旨的作者。他们需要广泛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社会现实,不断积累创作素材,才能使作品寓意深刻。第33则王氏将周邦彦词与欧秦之词相比较,认为“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13]357},周邦彦词缺少“深远之致”是指其词过于精致工巧,不能给读者以联想和想象的空间,不如欧阳修、秦观的词意趣深远。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大略可归纳出“深”字在《词话》中具有作品内容意蕴之深远与作者感受之深刻的双重内涵。

除此之外,“深”的内涵还体现在王氏“境界”一词的指向上。“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称高格,自有名句。”^{[13]348} 王氏认为鉴赏一首好词的基本条件在于“有境界”。叶嘉莹在论《人间词话》时借用佛经中的术语对“境界”一词进行溯源,认为一般境界指的是“吾人各种感受的‘势力’”^{[14]180}。叶氏十分重视人的感受的作用,认为“境界”的产生与存在取决于人的感受。也就是

说,如果外物没有经过我们真切的感受而呈现,就不能称之为境界。王氏在《词话》第6则提出:“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3]350}因此,“有境界”指的就是作者首先要对景与情有自己真切的感受,这种真切的感受,就是一种“深”,即一种深刻的体验。“境界”的产生需要外物通过我们真切的感受而呈现在作品中,只有我们深刻地体验对象,才能有深刻的感受和深切的情感。并且王氏还把境界扩展到人生范畴之中,暗示人生之境界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词话》第26则有“古今之成大事、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13]355}。在此处的“境界”便是指人生体验的不同阶段,这种从“望尽天涯路”的茫然到“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锲而不舍,再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无论是成就大事业,还是大学问,其实都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体悟和探索过程。

再来看王氏评价《蒹葭》一词最得“风人深致”之说,我们会发现,在这里,王国维将“之”改为“深”,一字之差,却体现出他对中国诗词韵致的独特理解。《词话》第24则的内容是:“《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13]354}在这一则中,王国维认为《蒹葭》一篇是《诗经》十五国风中最具有“风人深致”特点的。牛运震在《诗志》中曾评价《蒹葭》:“《国风》第一篇缥缈文字。极缠绵,极惆怅。纯是情,不是景。纯是窈远,不是悲壮。”^{[15]100}诗人通过蒹葭白露、渺茫秋水营造出一种迷离飘渺的意境。诗人没有用直截了当的语言,反倒是通过“溯洄从之”“溯游从之”等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来展现自己的追求过程。并且,王氏认为晏殊《鹊踏枝》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从立意与情感方面与《蒹葭》相近,这种相同的感情是由“蒹葭”“白露”“西风”、凋落的“碧树”以及“高楼”等外在景物的触发所引起的,由此造成“洒落”和“悲壮”两种不同的诗词风格。诗人借追寻或是寻觅这一过程来寄托自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这恰好体现出了古典诗词深婉蕴藉之特点。

在《人间词话附录》第16则有:“境界有二:

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13]393}晏殊的三句词之所以和《蒹葭》立意相似,是在于二者“正好同样都是具有使读者产生‘高举远慕’之情的作品”^{[14]242}。这种“高举远慕”“遗世之意”情感的产生,是读者通过作品内容的感触,结合自身经历,从而产生情感共鸣。同时也与王氏以联想说词的方式相关。叶嘉莹指出:“静安先生之以联想说词,则是就词中情境所给予读者之整体性的感受来立说的。”^{[14]256}《蒹葭》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三句词并没有质实地指向某种具体内容,因而让人有联想的空间。《词话》第13则有“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13]351}王氏在解读南唐中主之词时引用屈原的句子,是因为二者的词句中都包含有时光流逝的普遍感受,“菡萏香销”“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皆显示了美好的事物终将会衰败的命运,“也都是就人类生命中普遍的情感及一般性的人生哲理立说的”^{[14]259}。

在《词话》第18则,王氏评价宋徽宗的《燕山亭》曰:“不过自道身世之戚”,而后主的《虞美人》却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3]353}。这种人类罪恶之意正是一种人生哲理的体现。李煜的《虞美人》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问开篇,“春花”“秋月”既可以代表季节的更替、时间的自然流逝,也可以是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象征,后主却对这季节的更替或美好的事物发出何时才能结束的疑问,有学者认为这一问“便把个人的不幸和世界本身的美好对立起来,把个人有限的时光和时间本身的无限对立起来,这是一个有关人生意义的追问、有关时间永恒的追问”^[16]。回顾李煜的一生,我们不难看出,他从一代国君最终沦为阶下囚,此时的他从自身体验出发,回忆往昔与感受当今,这强烈的对比使他把郁结于胸中的幽愤与悲愁之感抒发于词中。正是因为李后主超越了个人的身世遭遇,上升至对人生一般状态的描写,所以在李煜的词中便有了物是

人非的哀叹、时间与美好事物的流逝、历史状况的兴衰更替等内容,这些内容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上升至人类普遍的情感,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继而产生联想和感受。因此“深”还体现为“诗歌之意境中所蕴涵的一种生命的共感”^{[14]260-261}。这种“生命的共感”在李煜的“血书”之词中体现为从个人经历推进到对人生的普遍之思,也就像叶嘉莹所说,“如果一位说诗人真能自诗歌中掌握到诗歌之意境中所蕴涵的一种生命的共感,由联想的解说而使其他读者透过其解说也能产生丰富的联想,而对此一诗篇中之意境获致一种绵延不断的生命的共感,这该是说诗人所可达致的极大的成就”^{[14]261}。因此王国维的“风人深致”就在“风人之致”的基础上增添了人类普遍情感的内容,这种共感也是诗人的人文精神与生命关怀的真实体现。正因为有这种生命的共感引起读者的感触和联想,才能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更深远的境界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王氏的“风人深致”的精髓恰恰体现在“深”上,这一“深”,既指一首诗或词意境的深远悠长,又指其中包孕的情感的深挚蕴藉,同时还体现在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生命的共感”,即一种普遍而深沉的人类情感。

三、作为诗词鉴赏标准的“风人深致”与“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本中第1则以“风人深致”这一批评术语来点评《蒹葭》,并认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三句也具有类似意义。可见,在王氏心中,“风人深致”并不仅仅局限于评价诗,亦可以用于评价词的创作。但为什么在词话初刊本中又将“词以境界为最上”作为第一则。王氏认为境界是词之鉴赏最高标准,那么“境界”一词比“风人深致”高在哪里?或许,在王氏其他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些与之相关的内容。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

元曲亦然。”^{[17]121} 这里的意境相当于后来词话中的“境界”一词,其用意在于说明诗、词、曲的性质相近,并且都以意境作为创作标准。因此,王国维所标举的“境界”说并不是为词而量身打造,而是适用于所有文学体裁的创作。在《文学小言》第四则有:“文学中有二原则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18]24} 王氏的这段文字直接道出了文学的根本要素,即景和情。在词话第6则中,王氏曾经说过“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13]350}。所以“境界”一词的要素中就包含情与景。结合上述谈到的,王国维认为评价一首好词的标准是“有境界”,即作者必须对景物与情有自己真切深挚的感受,以及将之呈现于文字。那么“境界”作为鉴赏作品的标准就可以应用于文学创作的所有领域,这也是“词以境界为最上”之“最上”的原因。

因此,从《国粹学报》上刊行发表的64则《词话》来看,第1至9则是王国维标举“境界”作为词话鉴赏标准的“批评之理论”,从第10则至52则是对历代名家诗词作品进行评价,末尾两则内容涉及元曲的两位名家,表明“境界”理论可以兼用元曲。这一部分词话可以称之为“批评之实践”^{[14]174-176}。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王氏在初刊本中的词话内容的编排次序是有其脉络可循的,因此,在这64则词话中我们便可以看到王氏围绕“境界”一词建构的理论雏型及其对词话的系统安排。从王氏对诗词内容进行较为系统的比较与诠释,我们可以窥见出“静安先生之欲为中国诗词标示出一种新的批评基准及理论之用心”^{[14]175},这也是在《人间词话》初刊本的开篇就标举出“境界”这一词的原因。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像对“境界”那样,对“风人深致”一语的内涵做进一步的界定和深入的探讨,而仅仅是笼统地引入此概念作为一种印象式的批评术语来评价诗词所具有的深婉蕴藉的特点。因此,相比于“风人深致”,“境界”一词在《人间词话》中含义更明确,是偏重于作者的真挚的感受并能真切呈现于作品之中。而且,王氏并没有对“风人深致”进行系统的理论说明。《词话》

手稿本以“风人深致”开篇,表明王氏在最初写词话之时还没有构建系统的理论,而是从自身体验感受出发。这种欣赏作品的体验来源于读者的直观感受,而不同读者的感受会因为不同风格的作品而发生改变,难以统一。因此,这种带有中国传统印象式味道的批评术语“虽有其独到洞澈之处,可惜除了能唤起修养感受与评者相近之人的一种共鸣的欣喜以外,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则实在常不免有模糊含混、莫测高深之感”^[14]¹⁷⁵。王氏或许也发现这种古典批评术语偏重于人们的直觉感受,而缺乏理论的系统分析,因此,王国维企图避开中国诗话词话传统的批评方式的限制,故以“境界”奠定其整个词话的理论根基。

除此之外,结合王氏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窥见其“境界”说的指向。王国维处于动荡不安的晚清时期,此时民族危机严重,清朝统治逐渐走向崩溃,民众麻木而愚昧,而这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陷入自我精神困境,找不到现实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极强烈的忧患意识,企图寻找一种拯救自我与大众的途径。面对这一时期的精神危机,与王国维同时代的梁启超积极从文化方面提出救国主张,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高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9]⁸⁸⁶,试图通过小说改良社会、塑造崭新的国民人格。可见,梁启超主张用文艺教育来启蒙群众,实现“新国新民”的目的。王国维在《去毒篇》中认为鸦片之所以在中国肆虐,是因为民众在情感层面失去慰藉,因此他提倡只有通过宗教与美术的方式才能拯救国民之道德、中国之衰弱。在美术慰藉的领域内“尤以文学为尤大”^[20]⁴⁹。加上晚清以来兴起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运动,此时王国维创作《人间词话》可以看做是承续批判当时文坛的拟古主义文风而掀起的一场“词界革命”运动的具体行动。因此王氏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就被赋予了革命性色彩,因为“境界”强调真性情,强调“雅量高致”与开阔的胸襟,强调宏壮的“有我之境”,强调对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这些内容正是“要使人全面发展、要救治国民精神上之疾病的启蒙理论,是改造国民性的时代精神的

一部分”^[16]。从这个角度分析,王氏的“境界说”将美学问题与改造国民性相结合,通过审美来启蒙民众,给予大众以精神寄托,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与价值的。

王国维的“风人深致”与中国传统诗词的批评术语“风人之致”有着紧密联系,除了要求诗词具有含蓄隽永的意味、发人联想外,王氏更强调其“深”。这一“深”字体现在作品内容的深远意蕴与作者的深刻感受,人生体验的深层阶段,以及“诗词意境中所蕴含的生命的共感”。但是,“风人深致”作为传统印象式的批评标准缺乏系统的理论依据,在评论诗词时主观性、模糊性强,而王氏在《词话》初刊本的开篇所标举的“境界”一词内涵较为明确,可适用的文学体裁多样,作为诗词鉴赏标准也有其批评理论的基础以及与之相关的批评实践。除此之外,“境界说”的内涵具有时代价值,即从艺术审美的方面担负起启蒙大众的社会责任。这也是王国维在《词话》初刊本的开篇以“境界”作为鉴赏诗词标准的原因,他因此主动调整了“风人深致”在《词话》中的位序。

参考文献:

- [1]皮日休.皮子文藪[M].萧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2]吕仕伟.中国古典诗学中的“风人”身份批评[J].文艺理论研究,2021(5).
- [3]许学夷.诗源辨体[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4]王世懋.艺圃撷余[M]//何文焕.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6]张谦宜.砚斋诗谈[M]//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7]陆机.文赋集释[M].张少康,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8]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2.
- [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0]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1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12]郭琤.郭氏人文志·外编[M]//郭氏文献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 [13]王国维.人间词话[M]//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 [14]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5]牛运震.诗志[M].宁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
- [16]寇鹏程.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人间性”[J].文艺研究,2020(2).
- [1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 [18]王国维.文学小言[M]//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 [19]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20]王国维.去毒篇[M]//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On “Poet’s Profound Interest and Charm” in *Ren Jian Ci Hua*

DING Xu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ang Guowei is not the first to use “poet’s profound interest and char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are such terms as “poet’s interest and charm”, on the basis of which he advocates and uses the concept of “poet’s profound interest and charm”, and especially highlights “profound” that has the double implications of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work’s content and the profound feeling of the author. In addition, “profound” in “poet’s profound interest and charm” is also reflected in “a common sense of life” contained in ci. However,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 critical term with impression type, “poet’s profound interest and charm” is highly subjective and focuses on people’s appreciation and experience while commenting on ci. Wang guowei’s “realm” has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and he has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defect of vagueness and uncertainty caused by traditional terms.

Key words: poet’s profound interest and charm; poet’s interest and charm; *Ren Jian Ci Hua*

(责任编辑 陇 右)